

明府城姓明，日月同辉的明。这注定了它“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怡，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乐”。漫步明府城，走过透着清冽泉水的青石板路，游弋于低矮斑驳的灰墙青瓦之间，仿佛走进了深情浓重的历史。

济南有句俗谚：“三山不显出皇位，四门不对出高官”。其中三山不显的意思是说济南市区内有三个山头从远处是看不见的，只有到了近前，才能看到它们从平地突起。传说，济南的中心是渤海的海眼，几千年前常有海水喷涌而出，霎时能将济南淹成一片汪洋泽国，人们深受其害。后来，大舜看出济南地势南高北低，反了风水，遂派人推演，以三山镇之，方才化祸水为甘泉。这三山便是明府城中的历山、铁牛山和灰山。

三山彼此是望不见的。因为古人所说的“山”指的不仅是高耸的石质山峰，凡是高出地面的都是“山”。《国语·周语》云：“山，土之聚也。”所以老济南口中的“三山”，其实是三座高出地面的土坡，指的是地名，不是山峰。伴随山洪及人类活动，城市地面逐渐抬升，但高处比低处地面抬升速度要慢很多，两两相较，高坡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。所以，三山便“消失”了。

这里是千古之吻。岁月仿佛沉思了一会儿，发出轻轻的鼾声，而文化却从未入眠。

一山刻历史。那一天，舜在田间垦荒，一只大象从对面山上一步一步走向它，一直走到舜的面前，用鼻子卷起巨大而尖利的石块，奋力刨地；一群群的小鸟，蹦蹦跳跳地帮助啄去地里的杂草和害虫，从此，有了大舜历山垦荒象耕鸟耘的佳话。它就是历山，它并非巍峨耸立，蔚为壮观，只是历山顶街（今称按察司街）上的一块历山石。它的名录大部分散见于前人笔记诗文，最早的见于唐封演《封氏闻见记·卷八》：“齐州城东有孤石，平地耸出，俗谓之历山。”随着街名的湮没，历山顶逐渐被人遗忘。历山石也成了一个谜。

一山书神话。历史肯定是位梦游者，不仅在夜晚甚至在白天，不仅在想象里甚至在现实中，全都能描绘出奇异的模样。据说，每在夜深人静之时，便有宿在灰山上的灰仙人将灰撒到山上。人们醒来时，总能从山上扫落一簸箕的灰。若扫净，第



▲济南大明湖扩建后，在灰山之侧建灰山亭。



明府城史话  
 投稿邮箱：lixiazuoie@163.com

## “三山不显” 明府城

□范宁

二日依然如故。后来，因一位邓姓产妇夜出惊扰了仙人后，灰山不再有落灰可扫。宋神宗熙宁四年（公元1071年）六月，曾巩来到齐州后修建了百花堤，也就是济南人所称的“曾堤”，其南端起点就在灰山附近。灰山，这座平地突起、表面凹凸不平的灰黑色“怪石”，高约0.3米、长约0.7米。它原位于济南汇泉寺街中东屋的西南墙角，大明湖扩建后，建了灰山亭，就被移至百花桥西灰山亭东北侧水域内。

一山绘传奇。相传，铁牛山的山顶上卧着一头铁牛。古时济南年年水患，铁牛

山下的土被水泡软了，山就沉到地下，只有铁牛露出地面半个身子。一到大雨来临，铁牛三声高吼，就把积压的雨水全部饮尽。因为充满了神秘气息，铁牛被人们奉为神牛，沉入大明湖用来“镇水怪”。后来，两个窃贼闻讯，想要盗走它，于是趁夜黑风高，带上锄头直奔大明湖。然而，无论怎样努力，铁牛纹丝不动，原来牛早已和山根连在一起。这时突然狂风大作，滂沱大雨倾盆而下，电闪雷鸣中两个盗贼被冲入湖水，无影无踪。瞬时，雨过天晴，漫天星斗，一切恢复祥和安宁。铁牛实际上是一大块略似牛状，长约1.5米、宽约0.6米的纯铁。如今安放于济南府学文庙的铁牛亭。

从传说中走入，从故事里走出，在水泥森林侵占着城市各个角落的时候，明府城显得尤为高贵、典雅又亲和。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，文人雅士到贩夫走卒，都在这里留下过浓厚的烟火气息。泉水生生不息地翻涌着，居民们依泉而居，惬意生活。人无论走到何处，总有一个根联系着自己，成为精神家园；一座城市，无论如何发展，也有一个打不开的文化情结默默守望。这样，我们在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化的时候，才不会忘乎所以、茫然失措。夕阳落山，暮鼓晨钟，春秋换代，明府城的历史流过千年，流向明天。

【城记】

## 在经三路的树荫下 漫步

□韩振军

济南经三路是我喜欢行走的老街。道路两旁的法桐树，主干粗壮，枝桠绵长，纵横交织。夏天，宽大的叶片遮天蔽日，形成一条绿色的长廊，为行人撑起阴凉。能漫步在这样一条清风习习的街道上，该是一种怎样的惬意享受啊！

从火车站前的经一路向南依次数到第三条道路，就是经三路了，济南人俗称“三大马路”，是百多年前胶济铁路开通的时候，在荒郊野地修建的一条道路。称它是条“大马路”，其实这条路并不宽也不长，只有二千多米远。

早年间，这条路的周边商贾云集，有宏济堂、瑞蚨祥这样的百年老店，也有后来的亨得利钟表、万紫巷商场、第一百货、西市场等。至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之前，这里还是生意红火的商业圈，想必道路两旁的这些树木，也有不少年的历史了吧！

记得童年时期，父亲常带着我到这些商埠区购物。那时购物，可不像现在大包小提溜地置办物品，其实就是沿街“遛腿”过个“眼瘾”，即便买双塑料底黑布鞋都要“货比三家”转一头午。如果逛街走累了，我就开始“耍赖”吵吵着要歇歇。父亲斥责几句之后，一把紧拽着我的手腕子说：走，到前面树荫下凉快凉快去。

有一年夏天，我们转弯串巷来到路口处一个熙熙攘攘的饭店跟前，在二楼一个位置坐下，父亲端来了一盘锅贴。馅儿焦黄，咬一口焦酥松软，满嘴流油。现在想来，在那不富裕的年代算是少有的美味了。后来逐渐懂事了才记得，去吃饭的地方就是位于经三纬四路口的“便宜坊”。记忆中，透过窗外一排排茂密的大树，能看见树荫下摇着蒲扇乘凉和来往的行人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初中毕业后考上了书法艺术学校。刚入学那阵子，由于经常用到各种字帖，经常趁着午饭后的一点时间，浑身是汗地蹬着自行车去经三路上的古籍书店。当进入到经三路地段时，即刻感到一股沁人心脾的清凉。抬头看，茂密的枝叶遮挡住空中的烈日，树荫下伴着车铃声，骑行更加欢快。每次回想这样的画面，就会想起宽阔的道路两旁那一排排大树。

如今，繁华都市矗立起了高楼大厦，从经三路道路两侧低矮的建筑来看，全然没有了昔日的繁华，已显得有些衰落和格格不入。不过，我每次路过那里时，总会不由自主地绕道在那条路面上行走。因为这条路让我在童年和少年懵懂之际认识了这座城市，渐渐体会到了城市的历史底蕴，并且深深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

烈日下，在市区这条少有的林荫景观道上漫步，看看一片葱茏望不到边的枝叶，抑或是眯起眼睛瞅瞅缝隙间晃动的点点刺眼的阳光，也是一种别样的心情和享受了。

投稿邮箱：  
 qlwbhzb@163.com

【行走济南】

□李炳锋

金秋时节，当我再次走进孟氏故里时，灿烂阳光下，一派祥和的景象。行走在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，禁不住又渐入沉思：这么偏僻的地方，这么贫瘠的土地，为何能出现享誉中国、影响世界的“孟雒川现象”？棒子麦子穷一辈子。或许是祖祖辈辈太贫困、太落后、太闭塞的缘故吧，使得后人不再甘于沉寂。他们一点点摸索着、尝试着、前行着，开始用经商改写农耕的命运。

章丘旧军村志上记载：孟氏徙居旧军后，垦草莱、营庐室，至大清初鼎，始由耕织变为耕读之家。兄弟子侄联翩鹊起……遂选经商。先是游走集市，后开设布店，为旧军经商第一人。至清乾隆年间在济南和周村创建“祥”字号，由行商变为坐贾。1869年，孟雒川成为掌门人，在北京大栅栏创建瑞蚨祥。他贾而好儒，秉承“财自道生、利缘义取”“货真价实、童叟无欺”的经营之道和“道之以德、齐之以礼”的管理模式，运筹帷幄，驰骋商海，商号跨十三省，并东渡日本大阪设庄，商渠通联欧美。鼎盛时期，“祥”字号发展到130多家，员工3000多人，生意涉绸布、茶叶、皮货、眼镜、广货、金银、银号、当铺等，时有“南有胡学岩、北有孟雒川”之说。其“股权激励、连锁经营”机制，开世界经商之先河。世界最大的零售连锁巨头山姆·沃尔顿创办沃尔玛的灵感就源于瑞蚨祥。英国驻中国领事花二称孟氏商业“系宏业巨店，信誉服人，诚厚重义，为洋人所不及”。

事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。孟氏企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正值兵荒马乱。看看这些带血的文字吧，就可知干事创业之艰难。1900年“庚子事变”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瑞蚨祥、谦祥益惨遭火焚；军阀张宗昌勒索瑞蚨祥十万金；天津、济南“祥”字号先后遭兵变抢掠火焚；“七七事变”，“祥”字号俱被日寇占领，濒临倒闭。

## 跨越时空的孟雒川



▲孟雒川纪念馆。

孟氏商业之所以能在社会动荡中站稳脚跟，根本的一条就是，义当先，利为后，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，是古老文明的火种。以孟雒川为代表的孟氏企业自奉俭素、崇儒向善，义举之先：癸丑助饷，慨输三万余金；黄河决堤捐万金，后又资助万缗；山东饥荒，赈款一万四千金；抗美援朝捐赠战机一架，斥巨资认购国债；津门水患，更以十万元巨资赈灾……对百姓的恩舍，对于家乡的回报更是难以计数。

我们去的当天正是旧军大集。卖鞋卖布的，卖吃卖喝的，卖粮卖油的，卖家什农具的……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此起彼伏的叫卖，好不热闹。漫步于一代巨贾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，仿佛脚踏在历史的脊梁上，听到了前贤的呼吸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孟氏之所以能把普通的布店做强做大，无非受益于两点，一是勤俭为本、乐善好施，二是不断地开拓进取。这两点如鸟之双翼、车之两轮，使其乘风破浪，永往直前。“吃亏是福”“人聚财聚”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”……这些土地里长出的智慧，不知影响了多少人。而孟雒川正是仰仗着这些淳朴的人性光芒、商业意识和血液里

流淌着的儒家教化成全了自己，成就了事业。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。当今天我们回望这些文明轨迹时，发现它们已经跨越时空，越发显得弥足珍贵。

孟雒川纪念馆坐落在村子的中央，是一处有着明清建筑特色的院落。还是那些窄窄的街巷，只是因为有了精神的平台，周边的文化气息一下就变得浓稠起来。纪念馆东北方，两棵高大的国槐枝繁叶茂，不远处传来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。村支书孟永先生是一位很健谈的人，36岁的年纪头发已是雪白，不用多说，操心劳神自在其中。据他讲，纪念馆的房子是从村民手里买回的，随后是资金、技术、史料考证、文化定位等诸多因素的制约，好在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，才爬坡过坎把事办成。走进纪念馆，一座座修旧如旧的房舍透着精美，孟雒川的铜像栩栩如生，声光电一应俱全，令人赞叹。不过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把陈列在玻璃盒里的木尺。仔细看去，这是把比普通木尺长一寸的尺子，它凝聚的一切，或许正是每位观者探究的真谛——先予后取、只有舍才能得的道理。

“两年前来时，感觉还是空想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。”我深有感触地说。“这仅仅是开始。我们想，东以纪念馆为标志寻古探幽，西以乡贤文化为主题寻找乡愁。以旅游拉动二产、三产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，让孟氏精神代代相传，重新走向世界！”孟书记说这番话时，神采飞扬，如同一个诗人。“是的，孟雒川是属于家乡的，属于中国的，更是属于世界的。这是人类文明的共有资源。”受孟永先生影响，我也变得豪迈起来。“听说，您好写作，而且还是书法家，能不能给我们留幅字？”“书法家谈不上，字可以写。”稍顿片刻，我濡墨挥毫写下“土地智慧，东方传奇；儒家教化，不弃不离。”掌声里，感到格外畅快！